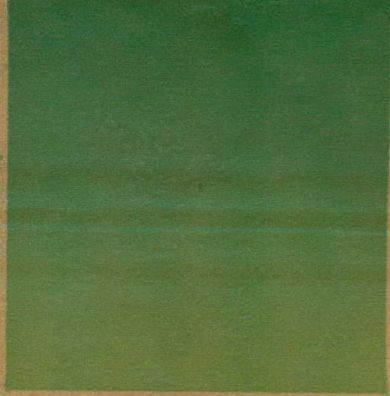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80-1985

全国

优秀儿童文学

评选获奖

作品集

中国作家协会编

全国

优秀儿童文学

评选获奖

作品集

1980—1985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

编者：中国作家协会

责任编辑：白 冰

责任校对：祁 斌 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北京新华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305千

印张：14.25

印数：0.001-8.000

版次：198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 7-5063-0160-1/I.159(平)

ISBN 7-5063-0161-X/I.160(精)

定价：4.45元(平装) 7.60元(精装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• 短篇小说 •

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.....	关夕芝 (2)
三色圆珠笔.....	邱 勋 (18)
再见了, 我的星星.....	曹文轩 (32)
我要我的雕刻刀.....	刘健屏 (56)
独 船.....	常新港 (72)
第七条猎狗.....	沈石溪 (86)
白脖儿.....	罗辰生 (102)
扶我上战马的人.....	张映文 (116)
老人和鹿	(鄂温克族) 乌热尔图 (136)
冰河上的激战.....	蔺 瑾 (150)
阿诚的龟.....	刘厚明 (180)
彩色的梦.....	方国荣 (202)
我可不怕十三岁.....	刘心武 (214)

• 短篇童话 •

小狗的小房子.....	孙幼军 (236)
总鳍鱼的故事.....	宗 璞 (250)

老鼠看下棋·····	吴梦起 (260)
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·····	赵燕翼 (276)
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·····	郑渊洁 (288)
狼毫笔的来历·····	洪汛涛 (302)

· 诗 歌 ·

我 想·····	高洪波 (318)
我爱我的祖国·····	田 地 (322)
春的消息(组诗)·····	金 波 (330)
小娃娃的歌(组诗)·····	樊发稼 (346)
再给陌生的父亲·····	申爱萍 (358)

· 散 文 ·

俺家门前的海·····	张 歧 (368)
醉 鹿·····	乔传藻 (374)
中国少女·····	陈丹燕 (384)
十八双鞋·····	陈 益 (392)

· 报 告 文 学 ·

作家与少年犯·····	胡景芳 (398)
王江旋风·····	董宏猷 (434)

附录：中国作家协会首届(1980——1985)全国优

秀儿童文学奖获奖篇目·····	(449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

关夕芝，女，1950年生，广东
顺德县人。1968年高中毕业后
到农村插队当农民，1970年到
电站当电工。1979年调至中国
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
作。现任《少男少女》副主编。
已出版儿童文学集《风筝高高
飞》等。电影《五虎将》曾获第17
届科教文电影节金像奖。

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

—

我们海宁市业余体校乒乓球队的五员大将，今年都是十三岁，全属猪。你说窝气不窝气，在今年全省重点业余体校乒乓球赛上，我们这个队竟得了个倒数第二！要是说我们都是些“大笨猪”，倒也罢了，可我们都是远近闻名的“五虎将”啊！一介绍你就明白了，我们五个人，可不是窝囊废。高远身高臂壮，心直口快，肠子却直得跟炮仗芯一样，人称“炮仗”。瘦矮个儿叫何国华，外号“鬼马华”。在我们广东，只有那些计谋特多又很活跃的人，才能得到“鬼马”的光荣称号。这鬼马华球路广、变化多，还拉得一手漂亮的弧圈球。我和余力呢，都用横拍，他是全攻型，两面开花。他爸爸在省体委当处长，凭良心说，他可从没摆过“公子”的架子。我呢，专打削球，有韧劲，人们都叫我“牛皮糖”。五个人中，就是“懒筋”差一点，他叫金水松，训练时有点怕苦，不过，他的反应和意识，却是第一。

流的，内行的人都说他是个乒乓球天才。

你看你看，就这么五个人，竟输得那么惨。在赛后的总结会上，我们检查来检查去，找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因：都怪我们的教练是个女的！她呀，不知为什么，“拉菲卡”（“朋友”的意思，这是鬼马华从一个相声上学来的）特别多，常有人来球室找她。有一个男的，几乎每天都来。他一来，郑指导便和他躲在球室一角里嘀咕老半天，要不，干脆抛下一句话：“你们自己练吧！”他俩骑上自行车，象蝴蝶一样飞走了。

比赛回来，我们在体校门口那棵白兰树下发誓：今后，再也不要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人来当教练！我们还真把这誓言告诉了老校长，老校长笑了笑，没做声。不久，郑指导就调到体委幼儿园当老师去了。我们高兴得跳起来，几乎要大叫：“校长万岁！”从此，我们就比小孩子盼过年更迫切，眼巴巴地盼望着新教练的到来。

二

新教练来了。

当老校长带着她一走进教室，我们全象挨了当头一棒！连平时遇事不慌的鬼马华，也象电影里的定格一样，傻愣在那里，刚拉完弧圈球的手，竟高高地停在头顶上。懒筋软成一摊泥，“扑通”一下坐到地上。咳！又是一个女的！

老校长好象从来没听过我们的誓言一样，竟然说：“你们盼望了好久的教练，终于来了。这就是杨指导……”

怪！我们什么时候盼望过她呀？

炮仗忍不住了，大叫道：“校长！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有人在外面大叫：“校长，听电话！”

校长威严地扫我们一眼，说：“你们要好好地尊重教练，服从教练，谁敢调皮，我可不客气！”说完便匆匆出去了。

轮到新教练讲话了。我们细打量她一下，心里凉透啦！以前那个郑指导，起码还有个运动员模样，壮壮实实的，走起路来，咚咚咚，好不威风！眼前这个呢，连个模样也没有，脸铁青铁青的，只有巴掌大一点，而那双眼睛呢，就占去了脸的三分之一位置！个子也比我们高不了多少，唉，简直象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病号！落在这号人手里，看着吧，明年我们准当“副班长”，打个倒数第一！

新教练微笑着把我们逐个看了一下，说：“现在开始训练吧，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技术水平。”说完便走向球台，拿起球拍，等着我们应战。我们一动不动，她催促了好几次，鬼马华很不情愿地应了一声：“我来！”走到球台前，他竟用左手握拍，象个不会打球的人一样，把球往台上一磕，笨拙地把球打过去。穿开裆裤的娃娃才开这样的“滴滴球”呢。

杨指导疑惑地看了鬼马华一眼，轻轻地把球挡了回来。鬼马华又用左手挥拍别扭地一打，球高高地飞上了天。这家伙，今天怎么了？我正纳闷，鬼马华向我们挤挤眼，使劲叫道：“打呀，新教练不是要看我们的水平吗？”哦，原来这是他的计谋呢。于是，我们一个个嘻嘻哈哈地，用左撇子把球打得满天乱飞，活象一群不会打球的顽童！

“停！”杨指导大喝一声，其实，并没有什么威严，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鬼马华装出一副遗憾的样子：“杨指导，我们的水平就是这样，说实话吧，你来教我们，是大材小用，你最好调个地方！”

我们哄地一阵大笑，然后，一窝蜂地捞起球拍、书包，飞也似的逃离了球室……

三

我们一直逃到街心花园的草坪上，才坐下来，一个个笑痛了肚子。笑过以后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感到了一种不好受的滋味。这算什么胜利呢？赶走了她，我们还是没教练；赶不跑她，就更糟，又要被头发长见识短的人来折磨了。怎么办？

我们五个头碰头商量对策。

“按我说，罢球！直到她调走为止！”懒筋首先提出。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。可是，我们从进体校那天起，乒乓球就成了我们的命根子，一天不打球，手就痒得要搓掉一层皮！

鬼马华扯起一根草嚼着，好久，才犹犹豫豫地说：“你们要是不嫌远，就到我们三中去练，我当教练，直到把她赶走。”

我们不约而同地跑起来，向三中奔去。刚跑了几步，我们又一齐回过头来，向体校方向望着，啊，可爱的体校，心爱的球室！

第二天，我们又在三中聚集，只差炮仗没来。

鬼马华说：“喂，昨天老校长到我家去了，告了我们一状呢！”

懒筋也说：“他也到我家去啦，害得我爸爸几乎拧掉了我的耳朵。”

余力怪神秘地说：“你们知道这新来的教练是什么人吗？我问我爸了，她是从国家队回来的！她得了一种叫‘地中海贫血’的怪病，不能当运动员了，让她去省队当教练，她不肯，偏

要求到咱们体校来！”

鬼马华撇了撇嘴：“不信。省队不比这里强百倍？”

懒筋也懒洋洋地反驳：“吹牛。地中海在欧洲，她又不是欧洲人，怎么会得那种病？”

一下子，我们分成了两大派，争论起这“地中海贫血”是怎么回事来。忽然，炮仗蹿了进来，他兴奋得满脸通红：“嗨，今天我比鬼马华还要‘鬼马’呐。你们不知道，下午第二节，那杨指导就堵在我们课室门口了，一直等到下课，要我领着她去找你们，一起回体校练球。我假装进课室拿球拍，从课室后门溜出来了。这回，说不定她还在课室前傻等呢，哈！”

他正在自吹自擂，冷不防，门口嗖地出现了一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新教练！只见她那一头大汗，把额上的头发粘成了一团。她准是一路跟踪着炮仗来的。可炮仗竟一点也没察觉，还自称“鬼马”呢，这傻瓜，把我们的秘密都暴露了！

她倚在门口喘了一会儿气，然后，走近球台，把一个指头塞进球台的裂缝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能在这里坚持练习，不错嘛！”

她这是赞扬还是讽刺？我愣在那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鬼马华却挑战似的望着她说：“我们喜欢在这里练。这裂缝嘛，正好，球打下去，得，这么飞起来，象鬼怪式弧圈一样，舒尔贝克也拉不出来呢！”

一句话，把我们引得哈哈大笑。她也笑了：“好，我们还是别转弯抹角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不喜欢我当教练，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？”

炮仗又放炮了：“因为你是个女的！”

“女的就不能当教练吗？孙梅英呢？丘钟惠呢？”

炮仗哑了。

鬼马华一看炮仗败退，干脆摊牌：“说实话吧，女教练的事情特别多，又要会朋友啦，又要谈恋爱啦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这鬼家伙的脸皮真厚，竟说出了“恋爱”这个字眼，杨指导也让他说得满脸通红。鬼马华看看杨指导的窘迫样子，更加认真地说：“我们已经陪了一年，今年再也陪不起了，我们可不愿当‘副班长’！”

杨指导抬起头来了。她咬了咬嘴唇，说：“我也不愿当‘副班长’。我希望你们当冠军，世界冠军。这样吧，你们信不过我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——”她放慢速度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这一年内，在你们的训练时间，我一定什么私事都不办，哪儿也不去！”

我们一听，吃惊得跳了起来。哪有教练这样向学生保证的！

四

球室。白炽灯就象一个个小太阳，毫不顾忌地把光和热洒下来。杨指导站在球台边，左手不停地从一个大箩筐上捞起乒乓球，右手把球一个接一个地喂过来。白花花的球，滚满了一地。

左角，右角。推挡，扣球。球不停地飞过来，汗不断地往下淌。眼前，只有球、球、球，炸弹般的扣球，迈着舞步的旋转球，欢蹦乱跳的弧圈球，悠然自得的高吊球……

这是杨指导领着我们在进行多球训练。这位新教练的花样多得很。比如，她实行一种新的训练法，把我们原来每天训练四小时，改成了两小时。自然，在这两小时里，时间抓得

很紧，完成的任务并不少于以前的四小时。两小时训练后，她就领着我们去打篮球啦，踢足球啦，还做游戏，玩得真痛快。她说这有三大好处：一是心理上的好处，如果整天泡在球桌旁，有人就会产生一种厌球情绪，这叫“心理疲劳”，肯定练不好球；二是训练强度大，更符合实战需要；三是增强体质。

伙伴们都被杨指导这些新套套迷住了。连怪话满口的鬼马华，也变得服服帖帖。只有懒筋，玩游戏他当然最高兴，可一站到球桌前，那高强度的训练就叫他怵头了。这家伙，最怕多球训练。今天，一开始他还认真点，球再刁，再快，他都能击中，他的反应就是快嘛！可往后，他就不象样了，角度大一点，就懒得去扑；球，一个个冲过了他的防线，落在地下……

“金水松，认真点！”杨指导气喘喘地叫道。懒筋却没听进耳里，反而偷偷瞟了一眼墙上的大钟，离下课只有三分钟了。

“啪！”懒筋随随便便一抬手，一个球飞出了界；“啪！”又一个球钻进了网底。杨指导突然捏住了球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好，下课了。其他同学先走。金水松留下来，补完这一百个球，只有打中了的球才算数，不中的要倒扣。”她的口气很平静，我们默默地放下球拍，互相看了一眼，谁也不愿离开球室。我们在为懒筋担心，更为杨指导担心。因为，我们看到，她的脸更青了，汗水直从她身上流下来，地板上湿了一大片……

懒筋气狠狠地看了看教练，“啪！”把球打上了高空。可杨指导似乎没看到他那副赌气的鬼样子，只低着头，把球一个个地推过来，仿佛她根本不打算停手了，就这样一直打到明天、后天……

不一会，懒筋便取得了“辉煌”的成绩，-21！懒筋有点慌了：“杨指导，今晚……真要完成这任务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杨指导的口气平静而又坚决。

我们一齐大叫起来：“懒筋，加油！”

懒筋没退路了。他挥了一下手臂，屁股一撅一撅的，做了个有点气势的准备姿态。可是，等了好一会，还没见球过来。我们往杨指导的脸上一看，不好了！只见她的脸更青更白了。伸向箩筐的手颤抖着，怎么也抓不住球。我顿时想起了余力的情报：啊！也许是真的，那该死的地中海贫血！我不由得大叫起来：“杨指导！”

教练扶着球桌，没让自己倒下去，并努力微笑了一下。

我们忙把她扶到椅子上，炮仗冲着懒筋直跺脚：“都怨你，把杨指导累成这个样子！”

懒筋的手颤抖着，不敢做声。

杨指导坐了一下，定一定神，就把懒筋拉到跟前说：“你看同学们多关心你，陪着你呢，你不好好练，怎么对得起大家？”

“我明天再补课成不成？”懒筋几乎要哭了。

“不行！”杨指导亲切地说，“你不是想当个优秀运动员吗？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，是无法成为优秀运动员的。小金，你缺的，正是这一点！”

懒筋什么也没说，昂着头，冲到了球台前，鬼马华自告奋勇担任了喂球任务。杨指导呢，说什么也不肯走，硬是坐在那里，看着懒筋打完了那一百个球。

从这一晚起，“懒筋”的懒筋被抽去了不少；而我们，也从这一夜起，才真正认识了我们的教练……

五

“喂，爆炸新闻！杨指导的‘拉菲卡’来了！”一个星期天上

午，训练还未开始，鬼马华便走进球室，大声宣布着。

我们哄地笑了。鬼马华最会骗人，我们都上过他的当。谁会相信他的鬼话？杨指导自从向我们作保证后，从来没有人会在训练时间来找过她。她哪来的“拉菲卡”？就算是真有“拉菲卡”来了吧，你鬼马华发愁还来不及呢，还会高兴成这样子？

鬼马华急得直跳脚：“我亲眼看见他进来的。我还看见杨指导给他擦汗呐！”他做了个怪里怪气的动作。

“那你瞎高兴什么！”我有点相信了。

“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”鬼马华故意放低声音，诡秘地说：“是——跺地王！”

一刹那间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了。跺地王！这是我省最有名的一个运动员。不久前，还代表国家队出国访问呢。他善于左推右攻，打球时喜欢把地板跺得震天价响，人称“跺地王”。我们这几个人最崇拜他了。每逢比赛，我们必定做他的拉拉队，我们还常常靠着余力，偷偷地溜进集训队，看他训练。我们学他走路的样子，学他一输球就吹球拍，更喜欢学他跺地板。弄得杨指导有时不得不干涉我们：“你们为什么老跺地板？这习惯可不好啊！”

想不到，他，我们心中的偶像，竟是我们教练的朋友。

我想，没有哪一位文学家能描绘出我们此刻的极其复杂的心情：我们高兴，却又懊丧；我们兴奋，却又疑虑。我们刚刚喜欢上这教练，却又杀出了这么位“拉菲卡”；可他，毕竟又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啊！

终于，想见一见“跺地王”的念头占了上风，我们飞也似的向杨指导的住房跑去。快走到门口，我们忽然不好意思进去了，你推我搡地谁也不肯先走一步。就在这时，我们听到了屋里的

对话。噢，在说我们哪！

“真想不到，你竟来了这里，跟小毛头们打交道！也不写信跟我讲一声！”

“跟你说了，你就不让我来了！”杨指导嘻嘻地笑着说。

“当然不同意！也不想你的身体，轻松一点不好吗？”跺地王说。

“可我爱球啊，我自己不行了，只想能扎扎实实地为乒乓球事业做点事。”

屋里静了好一会，也许是杨指导的话把跺地王感动了吧，他的声音柔和多了：“算了，一见面就吵，多不好。这事以后再说吧。走，咱们看电影去。”

我们相互飞快地递了个眼色。看来，教练的誓言开始失效了。唉，看“跺地王”的分上，我们就别挖苦她了。不过，但愿她不要变成郑指导才好！

想不到，杨指导开口了：“不行，我跟孩子订了个合同，这一年内，在他们练球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“唉！你简直是……不说了，你还是赶快跟我回省队去吧，总教练说过，你随时回去，他随时欢迎！”

“那可不行！”

“好，我话说在前头，什么时候你回省队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见面！”跺地王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连头也没回一下。

杨指导一边叫着，一边追出去，可一直追到大门口，也没见跺地王停住脚步！

我们看见，杨指导站在大门前那棵白兰树下，掏出手帕擦眼睛了。唉，这也许就是鬼马华说的，替那黑心鬼擦汗的手绢

呢。

我们赶紧溜回球室。突然间，我们好象从来就没嫌弃过杨指导，也从来没崇拜过跺地王似的。杨指导进来了。我们一齐低下了头。她的眼睛一定是红红的吧？她的脸一定有着很伤心的表情吧？唉！我们不敢看，我们平常就最怕看女孩子掉眼泪，何况是我们可敬可亲的教练？

整节训练课，我们都象发了疯似的练球，连懒筋，也超额完成了训练任务。

整节训练课，我们都象夜猫子走路一样，步子轻极了，没有人跺过一次地板……

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们总感到有点对不起杨指导。我们也越发恨那跺地王：你做事别太绝嘛，出趟国又怎么样？论学识，未必有杨指导一半哩，摆什么臭架子！

这时，懒筋开口了。他说：“我说呀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拿一根绳子，去把‘跺地王’捆来，让他跪在地下向杨指导认错！”说完，他轻松地笑了，好象他真完成了这伟大的任务似的。

几乎同时，我、余力和炮仗都不满地翻了懒筋一眼。这简直是废话嘛！

谁知，鬼马华却把这废话当宝贝了。他忽地跳起来：“你说得对，有办法了！”

什么办法呢？偷球拍！鬼马华要我们想办法把跺地王的球拍偷来，说那就是一根捆跺地王来见杨指导的绳索。

第二天，我们开始行动了。本来嘛，有了余力，我们在省体工队从来通行无阻。我们早已知道乒乓球队下午训练时，总在球室门口放下球拍，然后到操场去慢跑步；我们也认定了跺地王的球拍放在一个墨绿色的套子里，上面还绣着朵淡黄的花，